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二十七回 天祿焚香祝神明 喪吾懸書試門人

卻說朱天祿自木蘭出征之後，心中憂悶，病勢轉加。幸妻子楊氏善言勸解，盡心調理，過了一年有餘。正值三春之候，夢至北番地界，與木蘭巡探番營。見營中旗幟招展，刀鎗亂動，搶出一將，十分凶惡，飛馬趕來。大叫道：「賊將休走！」天祿恐傷了木蘭，挺身上前，大戰三十餘合。營中又搶出三將，拍馬追來。天祿見勢不好，勒馬而逃。轉過山坡，被伏路小兵上前圍住，後面番將追至，捉下馬來，綁見突厥。突厥道：「且不要殺他，放在太陽之下，晒他一晒，渴死此賊。」誰知烈日如火，又渴又餓，渾身汗出如水。又見突厥出來罵道：「大膽的賊將，窺我營盤，自來送死！」手執馬鞭向頭上打來。猛然驚醒，是南柯一夢。果然週身汗出，濕透裋褲。急喚醒楊氏，以夢告之。楊氏道：「此相公心夢也。然太陽照身，當作吉解。」天祿自此氣血週流，筋骨活動，不上一月，精神如舊。天祿即差人請喪吾和尚、醉月長老、香元禪師、慧參尼僧、鐵冠道人、楊廷臣、諶于飛、陳榮袞、葉同觀九位賢人，如期而至，皆與天祿作賀。天祿道：「晚生染病二年，不藥而愈。欲往木蘭山謝神，更求諸位賢輩聯名具疏，為晚生求嗣。」眾皆大喜，齋戒三日，備了香燭，回到木蘭山而來。排開祭禮，天祿同九賢禮拜。焚疏化帛畢，十人盤膝而坐，眾人四下巡酒。喪吾道：「賢侄此回，必定熊羆入夢，麟趾呈祥。」遂舉觴稱賀，眾人亦皆向天祿慶祝。天祿又酬酢一回。次年果生一子，名曰金蘭。時天祿年已五十五歲矣，楊氏年四十六歲。

光陰易過，日月如梭，金蘭年已九歲。一日，楊氏對天祿道：「昨夜夢杜鵑並翼而啼，恐非吉兆。」天祿曰：「杜鵑所啼者，佈穀也。佈者，施也，穀者，善也。言我夫婦所施皆善，必有餘慶。」金蘭曰：「父親所言極是，以兒思之，吾姐今日必回。」天祿愕然曰：「子何以言之？」金蘭曰：「杜鵑亦名子規，規者，回也。兒是以知之。」

再說朱木蘭見了天子，即上表省親。太宗見他童年出征，準其所奏。木蘭命眾將保花阿珍登車後行，吩咐小心伺候，自己騎上翼孝明駝。此駝一日行三千里，不上數日，到了家鄉。天祿手挽金蘭，在門首觀看，父子相見，悲喜交集。木蘭叩頭起來，抱著兄弟，步入內室，見了母親，慢慢的訴說出征始末，今天子賜爵封侯，官拜兵部左侍郎之職。天祿大喜，命眾人忙排香案，叩謝天地，又設酒相賀。朱明妻子尹氏，見丈夫未回，啼哭起來。木蘭慰之曰：「嫂嫂何太拙也。兄長現任界牌關總兵，況有家書為證，不日就有京報下來，並皇上誥命，難道也是假的？我總說謊你，難道也謊我父母？即或兄長陣亡，我亦無獨回之理。」尹氏聽了，勉強入席而坐，終日流淚不止。祇待朱明差人接夫人到任，方纔不疑。木蘭親送五十餘里，揮淚而別。此是後話不表。

再說木蘭回家數日，問及父母，方知葉同觀、楊廷臣、陳榮袞、慧參尼僧、醉月長老皆羽化昇天，即告知父母，來大悟山參見喪吾和尚。不料喪吾前知，接至半山而來。木蘭就道旁叩頭，喪吾指明駝言曰：「將軍今不出征，留此駝何用，送於老僧罷。」木蘭曰：「祖公既要此物，晚生敢不相送。」喪吾雙手捧駝頭大喝曰：「記性尚在否？」那明駝將頭點了三次。喪吾吟曰：

見機不早有誰憐，空抱明珠向暗投。

解脫從前人吾相，身歸淨土樂優遊。

駝兒聽了喪吾之言，又將頭點了三次，喪吾命徒弟牽入後院去了。喪吾同木蘭步入方丈，木蘭將靖松之書呈上。喪吾將書子拆開封筒，伸指向封筒內一探，竟無片紙隻字在內。喪吾將書掛在方丈門外，曉諭眾僧道：

五臺山白雲菴靖松道人，千里寄書，問候老僧。老僧啟書看之，內中渺無一字。爾等僧眾，有能會其意者，老僧即讓方丈，將本寺衣鉢付你執掌。眾僧自不敢爭論。

方丈喪吾示。

這告示一出，寺中僧眾一百多人，都猜疑不定。有兩個人方丈稟曰：「道家戒葷不戒酒，莫非這道人年紀老大，醉後修書，將書信未曾放在封內？我若猜著了，這個方丈讓我做幾年。」喪吾道：「胡說！」那兩個和尚光著兩眼，看著喪吾，見喪吾不理，不敢做聲，退出方丈去了。又一個和尚來稟曰：「五臺山離鎮市甚遠，朱將軍又急欲回，買紙不及，祇在封筒上寫個拜上拜上。內中雖然無信，外面之字也就可以拆得。」喪吾曰：「一發胡說！」又有一個進來說道：「必是朱將軍在路上拆書盜看遺失了，也是有之。」喪吾將頭搖了一搖，對木蘭說道：「佛家盡是伶俐子，道家那有糊塗仙？我寺中僧徒雖多，今日看來，誰是佛家種子？將軍素明禪機，可達靖松之意否？」木蘭曰：「弟子素蒙祖公誨教，靖松之意雖不能盡知，亦可識其大意。」即提筆書云：

道有何物，惟集於虛。

外實內空，不與物具。

往來開闔，信在中處。

視之若有，探之則無。

妄中有真，心言意語。

理妙難書，空空如如。

木蘭寫罷，雙手送於喪吾。喪吾看罷曰：「靖松叫吾如是如是。」即將木蘭之言，遍示諸生。有兩個愚和尚見了，私說道：「朱將軍在路上偷看了來，卻又在我師父面前賣乖。可惡！可惡！」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